

蘑菇房

张仕荣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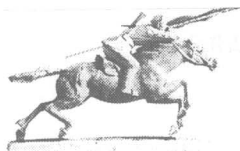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蘑菇房

张仕荣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蘑菇房/张仕荣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12

ISBN 7-5033-1691-8

I. 蘑…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7985 号

书 名: 蘑 菇 房

作 者: 张仕荣

责任编辑: 文 艺

装帧设计: 赵光明

责任校对: 文 艺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 - 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27 千字

印 张: 9.875

印 数: 5000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691-8/I · 1353

定 价: 23.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支队常委们都认为：机动中队队长刘俊锋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化装深入虎穴，侦察跨国走私贩毒分子的活动情况，有力地打击了境内外各种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保卫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为彻底打击走私贩毒分子立了头功。

政委徐海荣显得忧郁。在开会之前，他虽然和支队长王青中商量过，对刘俊锋的立功问题要提交常委会讨论通过，对有人写匿名信告刘俊锋一事也要通报常委们。现在，徐海荣不等大家发言，自己先说了。

他说：“两个多月前，刘俊锋受支队的指令，多次化装打入走私犯毒集团内部，破获了支队自组建以来遇到的最大的跨国毒品走私案，为支队争得了荣誉。今天我们研究的第一个内容就是为刘俊锋请功。现在，请大家发表意见！”

常委们有些不解，认为徐海荣今天的情绪有些反常，会议开了这么长时间，他总是闷闷不乐，不说话，有时说两句也是轻描淡写。刘俊锋是徐海荣的得意部下，今天为刘俊锋请功，按理说他应该高兴才是，可是没有，好像别人欠他似的，一脸

的不高兴。大家都看着他，感到很奇怪。

“我先说两句。刘俊锋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侦破了毒品走私案，这是有目共睹的，我就不多说了。同意为他请功。”副政委刘永贵说。

刘永贵虽说是副政委，但在常委中，他的资历最老。他平时说话直率，办事干练，在官兵中有很高的威信。但由于他性格固执，遇事不会拐弯，去年从副支队长的位置上调换到副政委的位置上，这副支队长副政委的，一副就是八年。

其他人见刘永贵发言了，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都说刘俊锋灵活勇敢，诱敌上钩，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这个案子不仅参与的人员多，战线拉得长，而且精力耗费也大，历时两个多月，实属罕见。

主持会议的徐海荣看到常委们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把头偏向坐在身旁的支队长王青中的耳边，小声对他说：“支队长，情况都很清楚，大家也谈了自己的意见，我看举手表决吧？”

王青中坐得很端正，他天庭饱满，轮廓分明，浓浓的眉毛下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配上军人那标准的三寸长平头，给人以威严的感觉，两杠三星和红领花装饰着橄榄绿小翻领军装，穿在他身上格外大方得体。本来就显得很威严的王青中，经徐海荣这么一说，脸部仍然没有任何表情，把头微微偏了过来：“就这么办！”

徐海荣点点头，算是沟通了。他对常委们说：“大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现在举手表决！同意给刘俊锋同志报请一等功的举手。”

七个常委同时举起了右手。

“请同志们把手放下，大家一致同意给刘俊锋同志报请一等功。”徐海荣说话时，故意把“同志”二字突出出来，讲完

后，对列席会议的组织股股长李启明说：“你们组织股写出报告，连同事迹材料一同上报总队政治部。”

徐海荣说完，把堆放在自己面前的文件夹整理齐后，又匆忙地打开另一个文件夹，声音有些颤抖地说，“组织上历来是功过分明，该奖的要奖，该罚的要罚。最近，我们收到群众来信，反映刘俊锋有经济问题。大家也可能听到一些议论，说他和爱人卢燕闹离婚，现在与白州长的女儿白骊华关系过于密切，又和他们中队战士的姐姐谈情说爱……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谈谈各自的看法吧！”

提到刘俊锋有经济和谈情说爱问题，常委们都不说话了，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但也有个别人流露出轻蔑的表情。今天的情景很特别，平时不抽烟的人也要上一支烟抽开了，七个常委加上一个组织股长，八支大烟囱不停地往外冒烟，香烟在一支接一支地燃烧着，滚滚浓烟从口中、鼻孔里源源不断喷射而出，在会议室里飘来飘去，久久不散。

这是一间很漂亮的会议室，板栗色的椭圆形桌子，桌面反着锃亮的光，桌中间摆放着三盆翠绿欲滴的树。中间一盆是雪松，茂盛的枝叶足足高出桌子一尺多，松针粗壮嫩黄，让人感到轻轻碰一下就会流出水来。旁边一棵是红山茶，硕大的叶子油亮亮的，那叶片像小孩的笑脸一样，逗人喜爱，遗憾的是此时不是开花的季节。另一棵是米兰，翠黄色的叶子嫩得娇鲜欲滴。会议室正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足足有十五米宽、两米高，整个画面呈橘黄色。画面一角是棵大青树，枝干茂盛粗壮，枝叶贪婪地寻找着属于它自己的一方蓝天；有的枝杈返回大地，又长出很多枝干。枝叶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着金色的光芒，树阴下面是宽广的草坪，傣家青年男女打着铜锣，敲着牛角鼓，在翩翩起舞，尽情欢歌。会议室周围的墙壁上贴着

乳白色的壁布，深红色的窗帘把窗子遮盖得严严实实，房顶上的高级吊灯把屋里照射得如同白昼一般。

王青中是个军事干部，干什么事都是风风火火，是个肚子里装不住话的人，有什么说什么。他看不得冷场，顺手从徐海荣面前拿过信，说道：“今天都怎么啦？都不说话？让你们发表自己的看法，难道比上刀山下火海还困难？一个个把嘴巴封得那么紧，真不像话！你们都听着，我把这封匿名信念给你们听听。”

尊敬的支队领导：

贵部队机动中队队长刘俊锋不仅贪污公款，还和地方的一位女教师感情不一般，如今又和他手下的战士的姐姐谈情说爱。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调查。

一个知情者

×年×月×日

王青中念完后，没有把信放下，而是接着说：“我们不冤枉一个好人，但组织要求我们查清事实真相。我和政委商量过，今天的主要目的是通报给各位常委。对于刘俊锋的事，支队纪委将派出工作组深入调查……”

没等王青中把话说完，徐海荣接过话茬儿说：“大家提一提，看看谁来任组长？除了纪委的人外，还抽调哪些人组成工作组？”

徐海荣和王青中几次催促各位常委提名，但都无济于事，没有一个人能打破会议室里这死一般的沉默。

徐海荣很清楚大家不愿意说的原因，有的人是想做好人，

不愿做抛头露面的事；有的人是想看笑话；有的人是不相信刘俊锋会有此事，但不相信又能怎么样呢？最近，支队机关传出种种议论，说刘俊锋被老婆一脚给踹了，他一气之下和两个女人好上了。说他为了讨好这两个女人，把中队的经费都送给了两个女人。徐海荣刚听到这些时，也不相信，甚至自己问自己，刘俊锋真的有经济问题吗？难道才几年的时间就看不起老婆了？他不怕党纪国法吗？再说了，这些年来，刘俊锋每进步一步，我徐海荣都看在眼里，他干什么我徐海荣不知道？

白州长的千金深深地爱着刘俊锋，这他知道；他和手下的战士的姐姐在谈恋爱，他说什么也不相信；说刘俊锋把中队的经费都贪污了，这不可能！中队一年才有几个钱？不要说全部拿走，就是拿上一万两万，中队就无法开展工作。可告状信一封接一封，这些信又真实地摆在自己的面前，这是怎么回事呢？

徐海荣不相信刘俊锋会有这些事；但他又想，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如今的年轻人啊，不好说！这段时间来，他原来对刘俊锋的信任变成了怀疑！

刘俊锋是徐海荣接来的兵，自从他第一次见到刘俊锋，就喜欢上了。在新兵训练中，刘俊锋各科成绩都是第一，加之人本分，长得又帅，他就更加喜欢刘俊锋了，有事没事总爱和刘俊锋聊聊。新兵连结束后，徐海荣找领导左磨右缠，硬是把刘俊锋要到了自己的中队。徐海荣当时是中队的指导员，一心一意想培养刘俊锋。刘俊锋这小子也很争气，没过一年就当上了班长。徐海荣常想，刘俊锋话不多，但脑子灵，干起工作来有股子虎劲儿，不足之处就是脾气犟些，要是脾气上来，就是亲娘老子他也不让步。徐海荣虽然为此经常批评他，但内心还是喜欢他那性格，常常是嘴上骂心里爱。刘俊锋当了干部后，从

排长到队长，他带领的排是先进排，中队也是先进中队，每次交给他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好。协助公安机关侦破案件，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打入贩毒窝子抓捕罪犯，深入虎穴解救人质，哪一样不是顶呱呱的。刘俊锋从一个社会青年成长为部队基层领导干部，没有哪一件事徐海荣不知道，当徐海荣听到别人说刘俊锋的不是时，他就为刘俊锋打抱不平，好像刘俊锋就是他的亲人一样。现在，徐海荣想想这告状信，他又气愤到了极点。在今天的常委会上，由他把刘俊锋的问题提出来，他内心很不是滋味。

徐海荣看了看各位常委，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惊奇、难受和那种不想说不愿说不知道怎么说的复杂神情。他自己虽然压根儿不相信，可内心仍然像压着一块石头似的，沉甸甸的。是的，难怪徐海荣心里不好受，谁情愿处理自己心爱的部下？

徐海荣看看大家都不说话，再这样下去肯定不会有什么结果，他只好点名发言。

“李主任，你介绍一下刘俊锋近来的情况吧！”

“对！你说说。”王青中跟着说。

政治处主任李道山听到后，急忙将斜靠在椅子上的身子坐直起来，左右看看，显得很为难地说：“还是请首长们说吧！我……”

“什么我呀你的！你是政治处主任，管干部的，当然由你先说。再说，现在是让你介绍一下刘俊锋近来的情况，又不是要你给他下结论！推来推去的，真是不像话！”王青中很不客气地说。

李道山听到王青中像炮弹似的批评后，心里不是个滋味，可不敢说出来，憋在心里，因为在常委中，除了他和后勤处处长资历浅外，其余的人都比他俩官大，年龄也大，更何况他李

道山是政治处主任，想推是推不掉的。李道山看看推不脱，只好说了。

“好！遵照首长的指示，我先来介绍一下刘俊锋近来的情况。其实，我不说大家也知道……”

“不要拐弯子！什么大家不大家的！你是政治处主任，管干部的，你不说谁说？”王青中紧追不放。

李道山想了想说：“刘俊锋当机动中队队长两年来，中队各方面工作都走在全支队中队级的前列，他本人也是中队长中的尖子人才，这是有目共睹的，我就不在这里啰嗦了……”

“这些大家都知道，现在是让你介绍刘俊锋近来的情况！包括家庭啊、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徐海荣把“近来、家庭、生活”说得慢些，故意突出出来，他也想全面了解刘俊锋和他爱人近来的关系，这是他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作为支队政委，又是刘俊锋的老上级，他也多次问过刘俊锋，可刘俊锋始终不吐一个字。

李道山抽了一口烟，又喝了口茶水，想故意拖延时间让别人先说。过了一会儿，他看看过不了这一关，才说：“最近，机关有种种议论，说刘俊锋功成名就了，开始玩起女人来了；说刘俊锋与他人打着公家的旗号，和老婆做生意捞钱；还说刘俊锋官当够了，现在想转业回家享清福，等等吧……他和爱人闹离婚一事，刘俊锋也跟我说过，我当时还批评他不要乱来，这样影响不好，对他将来发展也不利，可他说是认真的。我看他那严肃的样子，也不像是在开玩笑，就让他把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报来，可现在也没有见到什么材料。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会议室里立刻活跃起来，有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指责刘俊锋不是，也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谣言，不可信。徐海荣愤怒地睁大眼睛追问李道山：“你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个月以前的事!”李道山肯定地说。

“我看这些事没这么简单，尽管刘俊锋本人也承认有这样和那样的事，我看现在在会上研究他的事还为时过早，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副支队长杭如松坚决地说

“我们还是派调查组调查后再做决定。”

“我同意杭副支队长的意见!”

.....

徐海荣和王青中也同意，会议决定由副政委刘永贵带领纪检、财务和组织部门的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

一切布置停当，徐海荣宣布：“散会!”

徐海荣听李道山说，刘俊锋已正式提出离婚，心里不是个滋味，以前，他还以为是小两口闹闹矛盾，过几天就好了，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斗嘴的。就是要离婚，事先也应该跟他请示一下，没想到这事已闹到这种地步。这不是给他火上浇油嘛!他无心多想，心里乱极了，从会议室里一出来，就朝办公大楼外的球场上走去。

站在球场上，他看到天空依然湛蓝高旷，只是有好多奇妙的云，由众多变幻着的和多层次状态的云组合，有的洁白得如同刚摘下的棉花，有的则像涂上了一层淡墨似的，各自悠闲地点缀着天空，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他无心欣赏这些，背着手走来走去，心思还是离不开刘俊锋的事。他走到球场边转过身来时，突然看到支队机关大楼如同一只下山的猛虎一样，虎视眈眈地立在他的眼前，他说不清道不明此时的复杂心情。

支队机关办公大楼是一幢六层高的灰白色大楼，坐南朝北，大门前有一个高高的平台，平台上方是个扇形的顶篷，门两边有四根雄伟的大柱，像四个威武的士兵一样，警惕地守卫

着办公大楼，似乎每个人走到它们面前都要报告，接受检查，没有得到许可，休想入内。平台下边是台阶，足足有二十阶，台阶下边是球场。这样的一个高台阶上的建筑物，在阳光的辉映下，显得更加威武雄壮。

此时的办公大楼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在阳光的照耀下，形成了一帧剪影。徐海荣心烦，加之刚转身，和太阳形成对角，平时也没有好好看看机关大楼，由于光线的作用，自然觉得它高大威严。

徐海荣在球场上站了一会儿，摇摇头，转身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阳光从办公大楼的玻璃窗射到走廊上，使走廊忽明忽暗。徐海荣心情也和这走廊一样，忽冷忽热。他头也不抬，从各个办公室门口走过，一脸的严肃，弄得参谋干事助理员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个个站起来伸长了舌头，小声说：“政委今天是怎么了？我们没有惹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事，他怎么不高兴呢？”

徐海荣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气愤地把信扔到办公桌上，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身子一伸，往后一仰，头靠在椅子背上，眼睛怔怔地望着屋顶发呆。他想把这几天的事在脑子里好好理一理，他就不信这个邪！怎么刘俊锋的问题突然就跳出来了？来得这么猛，男女问题、经济问题，这样的干部还能用吗？不理还好，一理更乱，徐海荣不由自主地盯着办公桌上那封神秘的信件，内心自问道：不可能都是编出来的吧？

刘俊锋的形象在他的脑海里闪现，一会儿变成一个长长的问号，一会儿又变成惊叹号，最后变成一个破折号停留在他的脑子里。

徐海荣心烦意乱地站了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他再一

次问自己：“难道这小子真不争气，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为了几个臭钱和女人毁掉自己的前程？”

徐海荣开始压根儿不相信，认为是有人故意在刘俊锋要晋升为支队军务股长的时候使他受到诬陷，好腾出位子来自己上，这也是当今人事安排中最容易把人搞臭的一种卑劣手段。徐海荣反复琢磨推敲这神秘的信件，越看越对刘俊锋的信任产生了动摇，他认为自己被刘俊锋前段时间深入虎穴打击跨国贩毒集团立下的汗马功劳蒙蔽了。他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上了刘俊锋那小子的当了。

徐海荣坐回到沙发上，又点燃一支烟。透过缭绕的烟雾，双眼闭着躺靠在沙发上，刘俊锋侦察跨国走私贩毒的情景又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

二

那是去年年底，支队得到内线报告，有一批毒品从金三角地区转入他国后进入我国的瑶山县。

支队得到情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打击方案。大家一致同意，派人深入侦察，顺藤摸瓜，诱敌深入，一网打尽。会议决定：命令机动中队队长刘俊锋潜入瑶山县，进一步掌握走私贩毒活动情况，然后再出击。

刘俊锋出发那天，徐海荣和刘俊锋并排走着，临上车时，徐海荣语重心长地拍着他的肩膀说：“这一次的任务很重要，它关系到‘战局’的胜负，你把握了主动权，就等于把握了战机，我们就能胜利；如果你失去了主动权，我们就全盘皆输。这轻重环节，我相信你很清楚！你遇事要冷静，多动动脑子。罪犯来自国外，加之他们这次行动大，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因小失大。我们要让他们有来无回！”

“政委，我记住了！”

徐海荣像教育自己孩子一样教育刘俊锋，看着精神抖擞的刘俊锋，他仍不放心，又再三叮咛：“要保护好自己，消灭罪犯！”

“我知道!”

刘俊锋上车走了，徐海荣看着远去的刘俊锋，内心有一种自豪感，他相信刘俊锋能完成好这次任务。因为刘俊锋每一次领受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

刘俊锋的影子完全消失后，徐海荣才依依不舍地往回走。他边走边想，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我国国门的打开，在奔流的改革大潮下面，潜藏着一种令人心悸和不安的因素，中国“无毒国”被“毒品过境国”给取代了，随之而来的是走私毒品、武装运送、贩卖武器等。这悄悄出现的鲜为人知的罪恶职业，时时侵蚀着国家的肌体，危及人们的生活。

随着国际贩毒势力的发展，一些贩毒分子不断向其他国家渗透；特别是盛产毒品的金三角地区，更令毒犯们垂涎三尺。

金三角地处泰国、缅甸、老挝三国的交界处，约有十五万五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紧靠泰国北部清莱市。

这里大山重叠，山峦连绵起伏，原始森林密布，河谷纵横交错，气候炎热。我国著名的澜沧江从西南边境流出后，经缅甸到老挝境内流入泰国。这条在泰老境内叫湄公河的河流横跨四国后，从金三角浩浩荡荡地与美科克河汇合，流进太平洋。

居住在这里的百姓，大部分都还处在刀耕火种的时代，除粮食可以自给外，没有什么经济收入，仅靠种大烟维系生活。

这个地区属于温带雨林气候，阳光充足，土壤肥沃，雨水丰富，适合种植大烟。每年春季，翠绿色的平缓山谷中开满了数不清的大朵罂粟花，有红的、白的，还有紫的，姹紫嫣红，鲜艳夺目，在微风吹拂下，花枝轻轻摇摆，和苍穹蓝天构成了美妙和谐的色彩。

如果你初次看见它们，很难相信这些如此娇艳美丽的花朵最后的果实竟是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的毒品。也正因为有这些娇

艳无比的鲜花——罂粟，才使金三角闻名于世界。

开始，这里只生产鸦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从鸦片中提炼出海洛因，后又生产出“四号”，也就是被当今人们称之为“白色恶魔”的烈性毒品。

据研究这方面的专家说，大约十斤鸦片可以提炼出一斤海洛因。这种毒品，人一吸就上瘾。纵观历史，吸毒是社会治安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吸毒者为了得到毒品，不惜重金购买，最后倾家荡产，男的去偷抢夺拿，女的卖淫行骗……

在金三角地区掌权的人不是泰国、缅甸、老挝的政府要员，也不是当地的民族群众，而是一伙有特殊装备、专门从事走私贩毒的集团。每年，金三角生产的海洛因，有百分之七十都由他们控制着，他们用各种方式偷偷地将毒品运往东西方国家，从中牟取暴利。

为了保护我国这方净土不成为毒犯们偷运的“通道”，为了让人民群众的肌体不再受毒品的侵蚀，还人们以安宁，在这条白骨铺就的陡峭阴森的“黑色走廊”上，有一支专门战斗在这条特殊战线上的武警特殊部队，他们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保卫着打开的国门，同各种形形色色的走私贩毒分子和贩运武器的敢死队们展开了公开的或隐蔽的斗争。官兵们不孚众望，演绎了一场场惊险的刀枪战，把一个个罪犯捉拿归案，还人民一方净土。

瑶山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邻国一衣带水。这里山势奇特，峻拔雄伟，每年的冬季，山寨隐在淡淡的晨雾中，山峦隐在青纱薄雾间，一切都仿佛置于水墨画中，真是青山如黛，云海如潮；傍晚，山路曲折，景象万千，霞光落满山谷，远山是一片金黄色，仿佛童话般的世界在这里展现。在县城的边上，有一条昼夜不停年复一年浩浩荡荡奔流着的红水河，它汹涌澎

湃，忽而从狭窄的山谷中奔出，山呼谷应，气吞万里；忽而河面顿开，河水温柔恬静，舒缓流莹；忽而河床突然断落，风吼雷鸣，石破天惊……到瑶山县境内后，它突然变了，变得如同一只温顺的羊羔，平稳地依偎着山脚向前涌动。

这条红水河，成了瑶山县与他国的自然国界。

瑶山县城的海拔只有八十多米，属于亚热带雨林气候，是盛产橡胶的宝地。全县十几万人口，居住着汉族、苗族、瑶族、壮族等。县城坐北朝南，一条宽敞平坦的柏油马路由西北向东南延伸着。也就是这条马路成了该县城的集贸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县城已是高楼林立，有了五星级大酒店，俨然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国境线两边边民来来往往在这里做生意，热闹非凡。

沟通瑶山县与外界交往的通道除了盘绕山间的公路外，还有一条世界著名的窄轨铁路。

要说这条窄轨铁路，还有一段悲壮的历史。早在十九世纪末期，法国人把这里化为自己的殖民地，并修筑了一条铁路，以达到他们掠夺财物的目的。这条铁路北起省城，经瑶山县到他国的首都。为了修这条铁路，苦难深重的中国人在洋人的皮鞭下，在崇山峻岭之中一点一点地开挖隧道，在大峡谷中架起了有名的“人字桥”。这座“人字桥”没有桥墩，它像人的两条腿一样站立于两山之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民为了帮助他国抗击外来侵略者，不仅把这条铁路修复通车，还在中国和他国交界的红水河上架起了一座大桥。每天，轰鸣着的列车从这座大桥上奔驰而去，把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物资运到他国各地。他国人民为了感谢中国人民，把这座大桥取名为“友谊大桥”。

在友谊大桥口岸，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庄严的五星红旗。